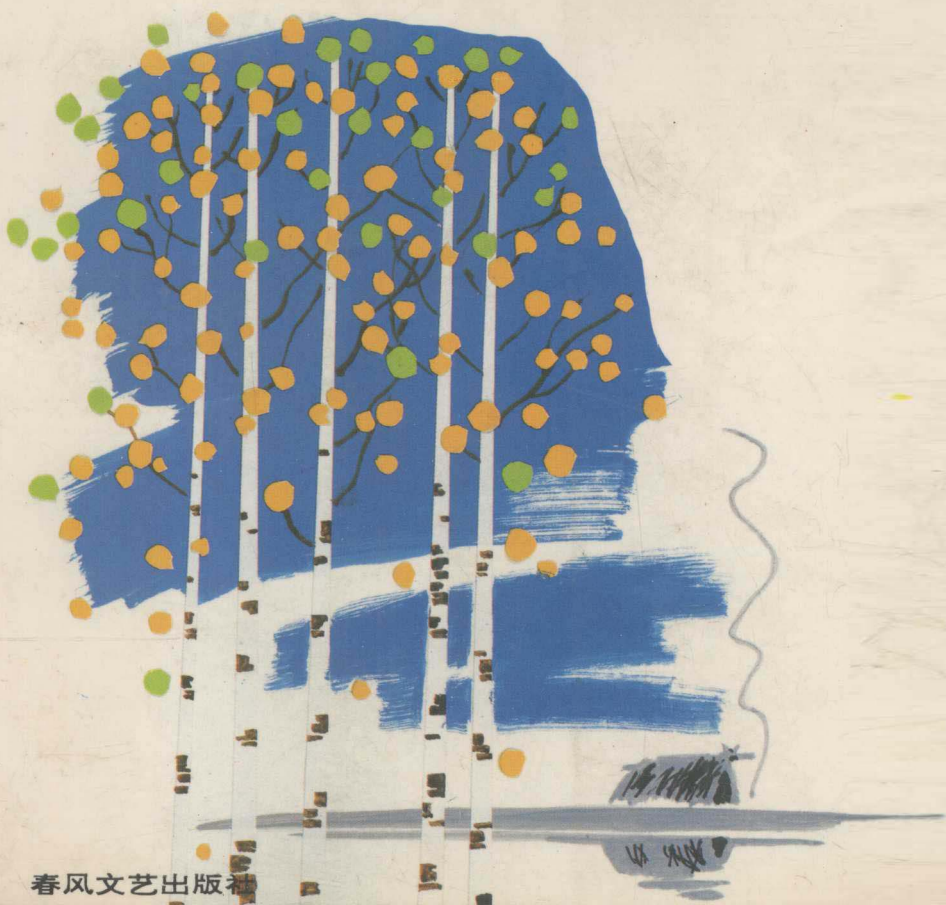


Y·S·N

叶赛宁诗选

王志刚 译

丘 琴 审校



春风文艺出版社

叶赛宁诗选

俄罗斯名家

王志刚 译
丘 琴 审校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辽新登字3号

本书根据苏联莫尔多瓦图书出版社1974年出版
《谢尔盖·叶赛宁抒情诗和叙事诗》和国立基辅大
学高校联合出版社1980年版《谢尔盖·叶赛宁生平
与创作》译出

叶赛宁诗选

Yesaining Shixuan

王志刚 译

丘 琴 审校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30,000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4¹/₂ 插页：2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马兆政

版式设计：马寄萍

封面设计：李勤学

责任校对：潘晓春

ISBN 7-5313-1305-7/I·1162

定 价：11.80元

序 一：

我的祝愿

梅 志

得知王志刚同志翻译的《叶赛宁诗选》即将出版，与读者见面，我十分高兴。回忆有关的一些往事，不免又有些黯然。

从胡风译介高尔基的《回忆叶赛宁》发表至今已有五十个年头，而志刚和鸿竹同志与胡风见面，告诉他自已正在翻译叶赛宁诗的情景，也已过去了十年！

志刚同志要我为此书的问世写上几句，我就从这儿谈起吧！

译介高尔基的回忆文章，那还是鲁迅先生向胡风建议的。根据的版本也是鲁迅先生从他所购的《高尔基全集》日文版中取出交给胡风的。先生还亲自向胡风指出应该译出有关哪几位作家的回忆文字，内中就有叶赛宁的这篇。

但在高尔基的回忆文字中，叶赛宁的诗只引用了很少几节，胡风用日文转译感到很困难。不过，通过这篇回忆，对这位天才诗人的具体形象已作出了深刻的透视，包括对他当时正热恋着的舞蹈家邓肯。

所以，胡风在译文后面曾写下了几句说明：

“寥寥几笔，这个农民诗人底神态就栩栩然地站在我的前

面，对于他的最后的归宿也就恍然而悟了。……”

这位诗人在他风华正茂的三十岁时便自杀身亡了。后来受到苏联报刊和“拉普”们对他的严厉批判和无情否定，他的作品一直受到冷遇，几乎形同禁书，有些青年因私下传阅他的诗歌而受到处分。其实，在二十年代初他的作品是深受广大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欢迎和喜爱的。他在去世前两个月时所写《我的小传》中，曾这样声明道：“在革命的年代我完全站在十月革命这一边。但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从农民的角度来接受这一切的。”好像他已预知自己的作品将会遭到怎样的命运，而作出了最明白的回答。历史也为他证明了这一点。

三、四十年代，我国可能有人译过他的诗作，但影响不大。五十年代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因为那时胡风也和叶赛宁一样受到了批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关进了监狱里。

但胡风一直喜爱叶赛宁的诗，可能因为自己也是农民，也喜爱赞美大自然和祖国的抒情诗吧。1982年，志刚与鸿竹将他们正在译的诗给胡风看，他很高兴，但是他正在病中，力不从心，只看了几首，就只好放下。他和志刚同志谈了一些有关叶赛宁诗和他对译诗的意见，最后，希望他能早日译出早日出版，因为叶赛宁的诗对我国新一代的诗人还是有教育意义的。

尽管一些出版部门对志刚同志的工作表现出十分冷淡和漠视，但他仍然顽强地不懈地将叶赛宁的诗译了出来，还译了一篇苏联后期作家写的评论文章。

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A·B·库利尼奇，题名《谢尔盖·叶赛宁生平与创作》，出书地点是基辅大学附设“高校联合出版社”，1980年出版。

这部专题学术著作是以广泛的社会文学生活为背景，搜集

了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阐明了叶赛宁同A·勃洛克，B·布留索夫，B·马雅可夫斯基等同时代杰出诗人、农民诗人的相互关系；研究了叶赛宁诗歌传统与当代苏联诗歌的继承关系，着重研究了C·叶赛宁创作中那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时代也是重要的原则问题：诸如诗人与社会主义革命，围绕诗人遗产与传统的斗争，伟大抒情诗人在诗歌方面的创新等等。

现在这部《叶赛宁诗选》总算出版了，实现了王志刚和关鸿竹二同志的宿愿。只可惜胡风已不能见到他们花去如许心力而译成的诗集！

我对诗并不深解，尤其是对这位农民诗人文学大师叶赛宁（叶赛宁诞辰九十周年时，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举行了科学讨论会，语言文学博士格罗兹诺娃在开幕词中指出“叶赛宁是公认的苏联文学大师”）更是所知甚少。但还是提笔写了以上这些，也算是代表胡风向他们道贺，祝贺他们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我衷心希望这本诗集能被我国新一代的年轻诗人们接受和喜爱。

1992年9月于北京

序 二：

诗坛圣手叶赛宁

丘 琴

二十年代，在前苏联的诗坛上，有两颗耀眼的明星，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五十年代，我国广泛介绍了马雅可夫斯基。在这方面，应该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八十年代，叶赛宁作品的译介工作有了开端，而在外国文学研讨会上，还出现了以叶赛宁生平和创作为题的论文。几年来，叶赛宁便逐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了。

叶赛宁的生命很短促，在世上只活了三十年，但是，身后却留下了大量的遗作。这些作品如颗颗明珠，闪烁着璀璨的光辉。

译介叶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我们和他一起品尝了创作的甘苦。

爱国主义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叶诗中，是以倾诉衷肠般地方式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爱：

你呀，罗斯，我温柔的祖国，
只有对你我才怀有赤子般的热情。

（《苏维埃罗斯》）

啊，罗斯，你红果满园，
还有那跌落河中的一角蓝天——
我爱你那忧思深如湖水，
我爱你爱得发狂，爱得心颤。

（《大板车歌唱着前进》）

叶赛宁是来自农村的诗人，对于十月革命，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带着农民的倾向性来接受这一切的。”（《自述》）。他热情洋溢地欢呼：“祝颂你啊，人间天上的革命”。他写道，他喜爱的那个春天，他“要用伟大的革命来把它颂赞”。他看到了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但对未来，信心却十分坚定，他写道：

十月啊，十月，
对于那些红花的凋谢，
我感到异常痛惜，
钢刀砍掉玫瑰花般的头颅，
可是，我仍然并不畏惧。

（《花朵》）

社会大变动，新旧交替，诗人的思想和行动都有些跟不上，脚步踉跄，但，他能努力“挽起裤脚，追随共青团前进”。他坦率地承认，“我不是一个新人！这有什么可以隐瞒”。还进一步说，“也许我是新生活中不合格的人，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怎样……但我还是愿意看到，贫弱的俄罗斯变得钢铁般的富强”。他毫不含糊地承认，“如今，在苏维埃国家里，我是最狂热的同路人”。

在变革的大潮中，他对时代、社会和人都有了新的认识。他敏锐地感到不能“仍然用爷爷奶奶教给我们的老调来唱新的歌曲。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家里，写作不用过时的语

言’”。于是，他提出“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阅读马克思的书，去体会枯燥文字中的深奥道理。”通过学习和深入思考，他终于达到初步认识：“共产主义——是一切自由的旗帜”。

对于列宁这位旷世伟人，他怀有无限的崇敬。他出于至诚地承认，“列宁的名字震响着，像风一样吹遍四方，它是开启我们思想的动力，有如风磨旋转的翅膀。”他对于列宁开创新世纪的伟业铭记在心，他深情地说：“节日时，我举杯祝酒：光荣和赞美归于舵手。”列宁逝世时，他感到无限悲痛，写道：

他与世长辞了……

人们凄然哀痛。

诗神不愿歌吟不幸，

让大炮的铜嗓子嚎啕吧，

最后一次施放礼炮，向他致敬。

叶赛宁是一位心胸坦荡的诗人。他在诗中总是直抒胸臆。他说“在这尘世上，我酷爱坦诚地展示我的思想。”又说，“但是，不消说，我永远具有俄罗斯人悲天悯人的品格。”对于诗人的职责，他说：“做一个诗人意味着要做一个不违背真理的人，要在柔嫩的皮肉上开刀，解剖自身。”其目的是，“用新的诗篇去感奋人寰。”

一切艺术家都是以其独创的成果而闻名于世。诗人也不例外。他写道：“世界上需要独具特色的歌唱，哪怕它像蛙鸣一样。”这是叶赛宁的信条，同样，它也是一条艺术规律。

诗人在《致普希金》一诗中的祝颂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但是，这些寻开心的饮宴，

无损于你的形象，
你的光荣还熔铸入青铜，
你的头颅在傲然地高扬。

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面对伟大诗人的铜像，他抒发了自己的感怀。他构思此诗时，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坎坷呢，还是想到普希金的一生呢？也许，这是他的自况？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的心声，我们不妨将它赠给叶赛宁。

叶赛宁在盛年时，诗思如泉涌，构思奇特，艺术形象之丰富，甚至超过马雅可夫斯基。他仿佛拥有一个神奇的百宝箱，可以随手从中取出艺术形象。例如：

我们要把地球当做铃铛
挂在七色的彩虹上。

（《天国鼓手》）

黄昏解开星星的口袋，
把它们在天空上撒满。

（《八节诗》）

叶赛宁的艺术功力非凡，他的诗从不落俗套。《秋》这首诗，就是最好的注脚。全诗只有八句，通篇几乎没有对秋的景象的描写，但是，给人的印象又确实是写秋的。全诗如下：

陡岸上璎珞树丛里十分幽静，
秋天这匹枣红马把鬃毛梳拢。
河岸的石崖上
传来马蹄蓝色的叮咚声。
风儿这个苦行僧脚步轻盈，

践踏着山路上的落英。
它亲吻着暗红色的树丛，
仿佛在为主子基督舔吮伤痛。

在叶赛宁看来，诗的题材，俯拾皆是，可以信手拈来。例如《再见吧，我的朋友》这首诗：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
我亲爱的朋友，我要把你铭刻在心中。
注定的分手
预示着未来的重逢。
再见吧，我的朋友，没有握别，没有祝愿，
切莫忧伤，切莫悲泣——
在这样的生活中死亡毫不鲜见，
当然，活着也并不稀奇。

全篇的语言通俗流畅，绝无深奥词语，几乎全是大白话，而寓意却很深刻。他把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观察和时代的特点进行概括，加以浓缩，流下笔端。叶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看似平淡，却在平淡中出奇。

长诗《安娜·斯涅金娜》是叶赛宁的一篇力作。诗中刻画了许多人物：老磨坊主的殷勤待客、老太婆的唠叨、安娜的脉脉含情、普隆的暴躁、拉布佳的无耻，写得维妙维肖。此外，还记录下农民对十月革命后成立的新政权的热烈欢迎。这首长诗令人不由得想起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叶赛宁受到它的启发而写作是合乎规律的。这也是俄罗斯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的表现。

评价一个诗人，既要看他的生平和创作道路，也要看他的作品，但是，更重要的是看他的作品。在前苏联“左”的思想泛滥时，对这些标准完全置于不顾，叶赛宁本人死后也免不了遭到批判，作品禁止出版。这种屈辱，二十年后才被洗刷掉。叶赛宁是前苏联人民十分喜爱的诗人，他的诗几乎妇孺皆能朗朗上口。人们爱读它，有如唐诗三百首在我国的流行。他的作品即使遭禁，可是，在人民中间仍然流传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艺术的生命是行政手段所扼杀不了的。

人民的喜好，行政命令难以禁止。

1992年9月12日于北京

引 论

尤里·巴希辛

谢尔盖·叶赛宁——是艺术形象大师中罕见的高手，是诗林中罕见的典范，是名符其实的诗人，他真应授之以“诗人艺术家”的桂冠。

叶赛宁的作品使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形象性，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它的中心，它的实质是什么。

叶赛宁的诗歌艺术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从童年时期起，叶赛宁就已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谢尔盖·叶赛宁早在少年时期就按照独自の见解去想象周围世界。他所观察到的周围的一切都熔铸在他美妙的诗篇里，成为出色的艺术创造。

农村生活和俄罗斯大自然成为叶赛宁诗歌创作的基础。

谢尔盖·叶赛宁生于1895年10月3日（俄历九月廿一日）。谢尔盖·叶赛宁的故乡是梁赞省康斯坦丁诺沃村。这座村庄位于梁赞城近郊。从季沃夫车站到叶赛宁的住家有一条乡间小路，诗人从莫斯科回来时常从这里缓步走回家去：

道路坎坎坷坷，
我却永远爱之不舍，

每一个俄罗斯人，
都曾多次在这儿走过。

叶赛宁所歌颂的那条通往康斯坦丁诺沃的小路是穿过田野和耕地的。康斯坦丁诺沃座落在陡峭而又高耸的奥卡河岸上，河水缓缓而又平稳地流过这座古老而又自由的俄罗斯乡村。

……瞧，这儿就是诗人故乡的郊野，有一壁长长的陡峭而又险峻的斜坡，一直通向宽阔而又平稳流着的奥卡河，就在这里，诗人度过了童年。他在孩提时常跑到这里来钓鱼，过夜；整天在草地上，在割草场上嬉戏；在这里，诗人创作出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真诚火热的诗行：

你呀，罗斯，我温柔的祖国，
我只有对你才怀有赤子般的热情。
春日里草原上升起雄浑的歌，
我甜甜地休息在你柔丝般的羽毛草坪！

在这里，诗人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这里，他创作了自己初期的几行诗。这些诗异常清新和感人。在这些诗篇里已经有了对大自然的敏感、至诚和诗人的激情。

叶赛宁毕业于康斯坦丁诺沃乡村学校。随后，在1912年入了教会师范学校。学校座落在距康斯坦丁诺沃三十公里处的斯巴斯·克列皮卡村。

在求学期间，尤其是在师范学校就读时（1909～1912），谢尔盖·叶赛宁创作了不少诗篇，尤其醉心于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涅克拉索夫和柯尔佐夫。

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村对叶赛宁说来是亲爱的整个俄罗斯生

机盎然的令人激动的化身：“这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亲切可爱的，想起它我就不由地潸然泪下。”

这里，在康斯坦丁诺沃，在高耸陡峭的河岸上，从高处望去，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辽阔的、不平凡的画面，满目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蓝色，远方地平线的深蓝色：

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地，
令人目眩的只是一派蓝光。

叶赛宁在他的诗篇里既不提奥卡河，也不提康斯坦丁诺沃。他认识到梁赞故乡大地的壮阔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乃是纯粹俄罗斯的，首先是人民的。

诗人终于把他的视线离开了生长与养育他的乡村而投向了
他心中永远眷恋的整个国家。

……在那辽阔的俄罗斯——
我已是蛮有名声的诗人。

早在少年时期，谢尔盖·叶赛宁就写了关于爱情的最初诗行。

爱情……，大概它是永恒的艺术主题，有多少诗篇、长诗和长篇小说描写的主人公主要内容都是爱情啊！就叶赛宁来说，描写爱情当时是要具有相当大的勇气的。因为，那时早已有了普希金的诗篇：《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莱蒙托夫的《她爱，又有悲伤，乐园，为爱情开创》，当然，还有布洛克的诗篇如《陌生的姑娘》。

所有这些作品都已成为不朽之作了！

可是，忽然一个不出名的农村小伙子也开始写起爱情的苦恼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或失恋的悲剧了：

……我没有随她走去，也没有把她
送到密匝匝的禾堆旁。
我知道，岁月会使忧伤消逝。
这痛苦，将像流水的光阴一样消亡。
那纯洁的心灵，那樱唇
她将留给另一个人去占有和品尝。

这首诗里表达的爱情痛苦之强烈并不亚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布洛克，然而它的表达却已完全是叶赛宁式的，倾心而动人，同时还具有尖锐的悲剧性的苦恼。

爱情还没有开始，对她的神秘还没有来得及品味，他那颤抖着的诗弦就断了，而浪漫谛克的幽会再也不会有了：

你那淡黄色的蓬松长发，
总是萦绕在我的梦境。

1921年叶赛宁来到了莫斯科，曾在印刷厂里作过校对工作，在人民大学学习，1914年在莫斯科的杂志上发表了叶赛宁初期的一些诗作。

1915年3月诗人来到了彼得堡，结识了阿·布洛克，后来叶赛宁写道，是这个人“教会了我抒情”。

1916年诗人应征入伍。

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年轻诗人就对社会和社会政治主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1914年叶赛宁就创作了篇幅虽小但内涵

却很丰富的诗篇《罗斯》。它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独特的反映。在诗中叶赛宁描绘了旧日农村的黑暗和贫穷的形象：

山村隐没在沟谷里，
农舍全被树林遮掩。
只有在草垛和洼地上
才能看到四外的蓝天。
在漫长的昏蒙蒙的冬日里，
凶残的狼群在贫瘠的田野上嗥叫不已……

俄罗斯人民虽然并不接受帝国主义战争，但却毫无怨言地去参战了：

温顺的庄稼人集合起来，
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怨言……

……

村民们成群结队地为他们送行，
一直送到村口高高的寨墙之处……
罗斯，啊，这些人都是你的儿男，
在苦难的岁月里，全靠他们做坚强的支柱。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展开了新的一页。诗人是怎样迎接十月革命的呢？叶赛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在革命时期，我完全站在十月革命这一方面，但我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带着农民的倾向性接受它的。”

1918年谢·叶赛宁写了一首献给革命烈士的《颂诗》。